萨尔茨堡

木偶活起来了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

作为奥地利有名的音乐之都,萨尔茨堡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,也是他短暂的一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。这座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城,也是阿尔卑斯山的门户。我去萨尔茨堡的时候,并没有赶上它名闻遐迩的音乐节,但深度体验并不少——我与同学一起去看了萨尔茨堡木偶剧院的演出。



木偶剧改编自音乐剧《音乐之声》。开场,奇妙的演出就把我镇住了:五名木偶表演者站在高处的操作桥上,手持操作杆,将木偶从高处放到舞台上。这种特殊的操作杆,是由剧院创始人安东·艾赫尔在1913年发明的,它把木偶的提线汇聚到一个水平的控制杆上,让操控线像竖琴的琴弦一样有了张力,木偶表演者专心致志以手指、手腕的力量拉扯操控线,就像演奏家奋力弹拨琴弦一样,让木偶手舞足蹈、开怀畅笑、叹息皱眉,乃至兴奋地搂抱、翻跟头、得意洋洋地放声歌唱。

表演者最神奇的地方,在于他们个个能一心两用,比如站在C位的表演者,一只手同时扯动多根线,展现女主角玛利亚连说带唱,为7个孩子讨要自由的倔强,另一只手还能表现上校小儿子活泼风趣的性格,让他蹦跳、走路、鞠躬、挥手。随着固执严厉的上校冯·特拉普,7个孩子,以及上校的女友男爵夫人、阿比斯院长等角色纷纷出现,操作桥上的木偶表演者越来越多,他们神情紧张又专注,因为一个“五头身”的大木偶若是动作特别复杂,需要两人合力操控。而且,《音乐之声》中有大量的游戏、合唱、表演镜头,木偶随时需要重组队形,木偶表演者要随时准备与同伴换手、交叉换位,才能保证提线不搅在一起,这需要高度的默契与充沛的体能。

在萨尔茨堡木偶剧院,超过500个木偶都由剧院自家的工坊制作,在《音乐之声》一剧中,角色的每一缕卷发,裙装的每一条皱褶,都做得栩栩如生;木偶手中的吉他上,琴头上的弦钮、弦枕,共鸣箱上的固弦锥,都做得一丝不苟,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创始人之孙赫尔曼·艾赫尔所说的话:“臻于完美的旅程,是无穷尽的,是令人开怀的。”

除了这一殿堂级的演出,我还在漫步中,误入林茨胡同旁边的岔路,听到了熟悉的《雪绒花》的歌声。好奇地循声而去,发现一个种满鲜花的庭院,东侧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,门上挂着一个手写木牌:“Puppen-theater”(意思是“木偶剧场”),音乐就是在那里发出来的。我探头张望,里面只能容纳十几个观众。邻座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,这是萨尔茨堡最小的家庭木偶剧场。每周只在周六的下午表演两场,观众大部分是街坊邻居和他们的孩子,还有几个像我这样散漫走来的游客。票价三欧元,离开时,把硬币放在门口的木箱里就行。这些费用,一般是为了给木偶添置新衣服,木偶身上的西装、灯笼裤和花边长裙,都是这家的老奶奶手缝的。

小剧场只有两位表演者,这家人的爷爷和爸爸,因此,在45分钟内,他们俩先后要操纵十几个木偶,表演包括《音乐之声》《魔笛》在内的4个“折子戏”。

“萨尔茨堡木偶剧院的表演,是给全世界看的,它考究,华丽,活灵活现;我家这木偶剧,是演给街坊上这些顽皮小孩看的。”70岁的爷爷乐意在表演上“做义工”,因为,“到了我这把年纪,还有什么比十个指头能操纵这些精灵,更得意的事?”

淮北

石榴红了

陈汉忠 南通海门人,曾任南空政治部宣传处长,空军大校军衔。著有散文集《遥远的思念》《乡愁何处》等十余部著作,现为江苏作协会员。



漫山遍野的石榴,次第染红枝头,从明清古树群一直绵延到远山脚下。

这片石榴园,扎根在石头缝里。往昔这里荒山裸露,乱石嶙峋,可就是这样一片看似难以孕育生机的山地,却生长着华东地区最古老的石榴古树群。明清石榴园里,百年老树比比皆是,三百余年的古榴树随处可见,最年长的一株,树龄已逾六百年。相传石榴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,古称安石榴。千年之前,塔山先民便在此引种石榴。到明清时期,石榴已是贡品,果香远达京师。数百年岁月流转,古石榴树默默伫立山中,见证人间悲欢。



历史上,淮北山多土薄,乡亲们日子过得清苦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老支书张裕勤扛起了开山种石榴的担子。他带着村民,一镐一锄在石头山上挖坑,从山下挑土回填树穴,从丹井引水,一点点浇灌新栽的石榴苗。很多人心里犯嘀咕:这石头山上栽果树,能活吗?老支书指着那几百年的古树告诉大家,老祖宗已经证明,石榴树耐贫瘠,只要肯用心,荒山也能结出红石榴。村民们跟着他,一茬接一茬拓荒造林。一株株青苗栽进石坑。昔日尘土飞扬的荒山,慢慢披上绿装,蜕变成闻名皖北的生态乐园。

明清石榴园的管护人张后龙,是石榴园的元老,他熟悉每一棵古树的脾性。哪棵树容易落花,哪棵树结出的果子甜度最高,他心里清清楚楚。修剪、疏果、防虫,一年四季,他都守在古树群里。抚摸着六百年古石榴树粗糙的树皮,如同与跨越数百年的先民对话。他守护古树,守护这份历史遗存,也守护着村庄的根脉。他呵护古树一丝不苟的精神,让我们肃然起敬。

午餐时分,我们慕名走进园区金榴园地锅鸡饭店。店主老李先端上一盘自家树上摘下的紫石榴,请我们品尝。他笑着招呼:先尝鲜果,再品石榴糖、石榴饼干,而后饮石榴原汁与石榴酒。酸甜可口,席间满是赞叹。说起店里招牌地锅鸡,老李娓娓道来:做法并无特别的诀窍,只是自家散养的鸡,日常喂食石榴籽,地锅鸡才醇厚鲜香。话音未落,一大盆地锅鸡端上桌来。锅边贴着一圈金黄暄软的贴饼,尚未举筷,一股浓郁独特的肉香便扑面而来。

在烈山,石榴早已不只是一种果树,更是生态之树、富民之树。如今烈山石榴全产业总产值近5亿元,榴园社区村民仅石榴一项,人均年增收二万六千多元。石榴早已不只是枝头鲜果,而已形成完整产业链:石榴原汁、石榴酒、石榴醋、石榴糖果饼干等。园区开展的“我在烈山有棵石榴树”古树认养项目吸引八方来客。作为4A级景区,2025年接待游客200万余人次,带动民宿、农家乐、土特产零售配套收入3000余万元。榴园村先后获评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、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。

唐代诗人皮日休《石榴歌》云:“萧娘初嫁嗜甘酸,嚼破水精千万粒。”千年之前诗人笔下晶莹如水晶的石榴籽,今日依旧在万亩石榴园中挂满枝头。是的,古人咏石榴,多半咏榴花明艳,果实玲珑。而淮北的石榴,更动人的是藏在果实背后的奋斗史诗。

石榴红了,红在枝头,甜在人心。这满山的丹红,是古树跨越六百年的坚守,是几代山民接续奋斗的荣光。这片红色,映照着绿水青山,也映照出老百姓蒸蒸日上的幸福日子。

宜兴

地下长出的城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



丁蜀,是一座真正从大地深处慢慢长出来的城。城镇的底气、文脉与千年烟火,是地底沉淀千万年的五色紫砂土,一点点养育出窑火、匠人、街巷与人间,让一片远古旷野,长成享誉天下的陶都。

很多人问丁蜀这个名字从何而来。其实本是两处地方,丁山与蜀山,一河相隔,窑火相望,后来合为一镇,各取一字,便唤作丁蜀。蜀山原名独山,当年苏东坡在阳羡买田卜居,漫游到此,见一座孤山清瘦,酷似蜀中家乡的山,心念故土,随口唤它蜀山,名字就此留下来,千年不改。丁山古作鼎山,相传数丘鼎立,取鼎足之意,后人图简便,谐音写成丁山。黄龙山的紫砂矿就藏在这片土地之下。一山得名于东坡乡愁,一山得名于山形地貌,两个窑场紧紧挨着,坯坊鳞次,舟船往来,陶货从这里运向四方。



旧时窑场有习俗:壶不传女。清嘉庆年间,杨彭年、杨凤年兄妹,却破了先例。杨彭年乃制壶高手,此时在溧阳任县令的陈曼生慕名寻到蜀山,亲绘十八种壶式与其合作,开创了文人雅士与紫砂器的先河。也有了“字随壶传、壶随字贵”之说。作为妹妹的杨凤年耳濡目染,加之心灵手巧,亦独自钻研技艺做了把“风卷葵”壶。她以葵叶塑壶身,壶盖、壶嘴、壶把,全化作缠绕舒展的葵茎,筋纹顺着叶片的走向自然铺开,独见清灵生机。兄妹二人,一承文人壶的简约风骨,一取天地草木的鲜活意趣,成为紫砂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今日的丁蜀,依旧烟火绵长。古南街的青石板路,走出了数十位大师。小巷深处,时时传来拍打泥片的沉实声响。别处的城池因人烟而盛,丁蜀则因泥土而生。从远古掘泥启窑,到杨氏兄妹抟泥造器,曼生铭刻镌铭,这座地下长出的城,扎根厚土,心怀风雅,以泥为骨,以艺为魂。

如今再看丁蜀,早已不是当年河边上零星的窑场。这片五色土里长出来的镇子,版图铺开两百多平方公里,街巷绵延,新城挨着老街四周。户籍之外,四面八方陶艺人才聚居这里,常住人口将近二十四万。

黄龙山的矿脉沉寂了,窑火却换了模样。全链条工业稳健前行,而紫砂这条文脉串起的全产业链,线上直播间、线下工作室、陶瓷商铺连成网络,整个陶瓷产业年销售规模突破三百亿元。无数访客慕名而来,走蜀山古南街,看前墅古龙窑,更有近几年创办的实习基地,让青少年体验捏泥玩壶的乐趣,自己动手做,烧好了带回家成为一生难忘的纪念品。在沿街数万家的店铺、工作室里慢慢逛,任意走,热情的店主都会请你喝杯热腾腾的阳羡茶,让走进丁蜀的游人留下温暖的回忆。

泥土不再只烧成旧日粗陶,变成手艺、文脉,撑起一镇人的烟火生计。一座由矿土催生的城,从远古的荒野窑场,长成了今天人声络绎、远近闻名的陶都。

这就是丁蜀,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的新城。